

转移支付与县域财力的分化

赵颖*

摘要: 本文在极化指数的分析框架下,对1993-2003年全国范围内县域财力分化过程从两种分组方式进行分析。全国范围内极化指数改善的同时,三大地域内部呈现出相异的演进趋势。就转移支付的类型而言,专项补助、一般转移支付补助、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以及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在全国整体范围内对县域财力的影响较大,其中专项补助对县域财力分化的贡献度最大。就转移支付对县域内部收入各层级间的边际影响而言,收入70%分位数以下的县在接受转移支付过程中整体收入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其中最低20%收入组县域财力的改善程度最为明显。转移支付过程中重视结构效应以及建设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是改善县域财力分化局面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 转移支付 县域财力 极化 分位数 边际效应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县级财力的现状和改善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之一。其中,转移支付作为政府间财力再分配的重要方式,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的研究,但大都侧重于省级单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制度性研究以及由此伴生均等性问题的探讨(周飞舟 2006;乔宝云等 2006;安体富 2007;范子英、张军 2010;范子英 2011)。

转移支付对县级财政特别是财政收入有限但是支出责任较大的县级政府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县级总支出的40%来自于转移支付,而国家级贫困县甚至高达61%(陈锡文 2002)。但是,中国县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与省级政府存在明显的差别,农村居民享受的基础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品主要是由县级政府提供的。在这些地区中,事实上还存在税收返还与财力性和专项性转移支付对省级单位的激励效应的差别(张恒龙、陈宪 2007;江新昶 2007;范子英、张军 2010;贾俊雪等 2010),也导致了地方收支决策方面的差异(李永友、沈玉平 2009)。这事实上是对转移支付结构性效应研究的转向。

由于县域数据的获得性条件逐渐改善,以及对省以下转移支付问题的重视,县级财力均等化效应也开始得到一定的研究(Kai 2005;尹恒等 2007, 2009, 2011)。部分研究成果指出,省级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好坏,对县级的财政性转移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央向省级以下单位转移支付部分的拨款而言(王广庆、王有强 2010)。在此过程中,也导致了各省域内县级单位财力性收入的差距。特别是转移支付对县级单位内既定收入差距格局的改善程度,对县域单位内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具有较大影响。但是,在转移支付分项目差异的贡献度分解研究中,一般未区分地域和收入组中的差异性特色,如尹恒等(2007)。这在整体上厘清了具体项目对县域财力差异贡献度的同时,却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地域间和收入层级间财力配置绝对差异的影响。事实上,这两种因素应该在研究中予以全面考虑。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县级财力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层面的探讨,对县级财力分配的均衡性测度以及分三大区域的县域财政分配,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此方面已有文献尚未就转移对县域财力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更多地将转移支付作为收入差距的来源之一。

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使用收入的极化指数及一般分解形式,关注1993-2003年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

* 赵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邮箱:zhaoying0504@gmail.com。

本文得到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研究”(批准文号:07JZD0011)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宝贵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财力性总额分配过程的差异性影响,并按照三大地域的划分对这种影响的地域特色分别进行研究。针对既定年份各分位组上的转移支付对县域财政的具体影响,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此外,还根据主要的转移支付类型,测算了分类别的转移支付对县域财政收入差异的贡献率与边际效应。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县域财力现状的描述将在第二部分展开,分析的主要特色在于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现状进行说明。第三部分引入本文的分析指标——极化指数,为了更好地进行结构性测度,还引入了总量和边际的分解方法。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次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分化的影响,其中,地域和收入组的划分是分析的两个主要方面。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县域财力的分化状况

县域财力分化状况的描述方法较多,一般基本上是通过分配资金占总资金的比重差异这一思路进行的,包括转移支付总资金和分项转移支付资金占比上的区别。该方法能够就转移支付的总量进行评估,但是难以就结构改善和改善程度问题进行较好的判断。事实上,县域财力的分配格局以及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既定情形的改善程度,较少得到测度。而对全国县级单位财力性分化状况的客观描述,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县域财力的现实情形。

这里,我们主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分别静态和动态地描述全国范围内县域收入的状况。就空间角度而言,将主要使用微观研究中的广义熵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基尼系数从静态的角度说明财力分配的现实状况。这种测度的优势在于能够较为有效地刻画分配的现实,并能够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进行分组的对比研究,较好地揭示差距形成的结构性原因。此外,由于县级财力差异还具有时间上的演进性,这里主要通过核密度曲线的变动从动态角度说明县域财力分配的变化过程。囿于时间性和地域性指标选取的局限^①,这里仅对2003年全国县级政府收入状况进行分解,并对1993年、1997年和2003年东部地区县域财力的分布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广义熵指数最早由Shorrocks(1980)提出。在广义熵的框架下,基尼系数是其系数变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达式。Kanbur和Zhang(1999)将广义熵指数分解为组内和组间效应之和。这里,我们遵循上述学者的测度和分解方法,将2003年全国范围内的县级财力差距结果汇总在表1中。

表1 2003年全国县级政府收入的GE(0)和A(1)分解

地区	总收入差距	GE(0)	A(1)	基尼系数
全国	总收入差距	0.4898	0.3873	0.4812
	地域之间差距	0.0803	0.1082	
	地域内部差距	0.4095	0.3129	
	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距	0.3905	0.3233	0.4728
	中部地区内部差距	0.2478	0.2195	0.3585
	西部地区内部差距	0.5377	0.4159	0.4949

注:GE和A分别是广义熵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GE(0)和A(1)是GE中 $a=0$ 和A中 $e=1$ 的情形。广义熵中的参数 a 为0或者1的时候,该指数都是可加可分解的,且差别不大。为了处理简单,在此我们取 $a=0$,即GE(0)。阿特金森指数的分析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思路。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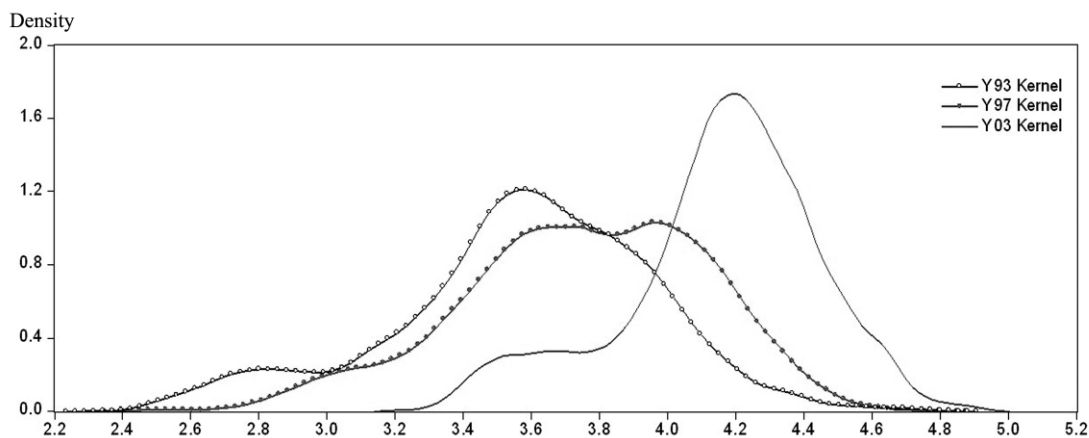
由表1可见,2003年全国县级财政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812。其中,三大地域内的收入差距是导致这种较高基尼系数的主要原因。中部地区基尼系数在三大地域中是最小的,这可以反映出该区域内县域财力的分配较为平均。这种平均既包含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经济发展趋同导致财力均衡的发展机制,又包括经济缓慢发展过程中的低水平平均过程。显然,后者更加适合我国中部县域的现实情况。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较东部地区更高,反映了西部地区的县级财政存在过度集中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东部地区的财力配置失衡,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转移支付中的

^①这里采用2003年的数据,主要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诸多学者,如尹恒等(2007,2009,2011),主要的研究时间段为1993-2003年。本文选择此时间段,是为了方便同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二是由于此方面的年度数据均需手工录入,工作量较大。虽然还不是目前最新的数据,但是笔者认为通过对这十多年数据的分析,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转移支付中存在的总量和结构问题了。此外,由于年鉴获取途径有限,笔者暂无法获得包含2003年以后县域财力数据的年鉴。

税收返还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的,但可以归因于第一个因素。

从广义熵和阿特金森指数的分解可以看出,地域内的县域财力收入差距是形成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与尹恒等(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

就县域财力的年度间变动而言,核密度曲线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一趋势。核密度函数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曲线变动趋势的直观性。核密度在描绘动态变化时,可以通过波峰的数量、主峰高度和位置的变化判断年度内和年度间财力分化的状况。图1报告了1993年、1997年和2003年东部地区县域财力分布的核密度曲线。^①



注: Y93、Y97 和 Y03 分别代表 1993 年、1997 年和 2003 年县域财政收入的对数值。这里选用的是 Epanechnikov 核进行的估计。横轴代表县级财政收入的对数值,纵轴代表核密度。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三年的核密度分布曲线也与东部地区对应年份的演进情况基本类似,因此不再重复列示。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图1 东部地区3年份县域财政收入核密度分布

图1显示,相对1993年的核密度曲线而言,1997年核密度的主峰显著下降,并出现向右偏离的趋势。此外,密度曲线的宽度逐渐增加,并出现了双峰的些许特征。这说明了东部地区县域财力的差距开始扩大,并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的趋势。2003年比1997年的主峰迅速上升,宽度缩小,并且显著向右偏离,这充分说明2003年东部地区县域财力的差距较1997年的情形得到了更好的缓解。但是,两主峰已经形成。较1993年和1997年的主峰分布,2003年主峰之间出现了距离上的逐渐增加。这说明2003年东部地区县域财力的分化局面较为显著。事实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分布演进过程也与此类似。区域内县域财力差距的缩小,对其辖区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显然是一个较为有利的前提。

三、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

在对我国县域财力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此部分将引入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指标包括收入极化方法、财力分配差异的分解以及对转移支付边际效应的测算。数据来源将在此部分的最后予以说明。

(一) 分解方法

这里的分解方法主要包括总量上和结构上两个层次。总量上的分解主要是极化指数及其应用,结构上的分解包括贡献度的测量和边际效应的测度两方面。

1. 极化指数

收入极化是指收入分配过程连续统上特定收入点出现的收入集聚。总体上,学术界对极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种收入分布类型的出现或者消失。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的重点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极化收入组形成的分析,另一方面是极化过程中极化主峰的演变问题。前者的研究以 DER^②的思路为主,后者的研究以 Foster 和 Wolfson(2010)的研究为主。这两种思路事实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收入极化形成—演变分析框架,对收入极化过程的关注呈现动态和连续的研究视角。值得指出的是,收入极化并非一定代表

^①事实上,窗宽的选择对核函数的估计有着较大的影响。本文在此选用的是默认的窗宽,目的仅在于就一般的演进趋势进行描述,对其中的区别不进行深入说明。

^②DER 是 Jean - Yves Duclos、Joan Esteban、Debraj Ray 三人姓的缩写,Duclos 等(2004)是极化问题分析方面的重要作品之一。

两极分化^①,只是对收入形成过程中特定收入组的形成过程进行测度与分析。目前,在分析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极化指标^②的分析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伴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概念的内涵仍得到了不断的泛化。

一般而言,收入极化与收入分配并非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未必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换言之,收入分配的恶化并非必然导致收入极化过程产生。同时,收入极化过程的形成也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在 Foster 和 Wolfson(2010)指数中,我们将较为清楚的看到两者在数理意义上的联系。其具体形式为:

$$FW = [2 [0.5 - L(0.5)] - Gini] \mu / m \quad (1)$$

其中 $L(0.5)$ 代表最低 50% 收入组的收入占比, $Gini$ 代表基尼系数, μ 代表平均收入, m 代表中位收入。

在此定义中,基尼系数是极化的选取指标之一。基尼系数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极化指数的变化,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给定平均收入的前提下,中位收入的分布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具体的极化数值。

事实上,研究收入极化问题的思路主要源于 Esteban 和 Ray(1994, 2007),其主要思路是“集中-分散”^③的分解法,将收入的极化过程简化为上述两过程的相互作用。DER 指数的分析仍旧遵循了 Esteban 和 Ray(1994)的分析框架。按照最为广义的概念性框架,该指数形式如下:

$$P(F) = \iint T(f(x), |x - y|) f(x) f(y) dx dy \quad (2)$$

其中, $T(f(x), |x - y|)$ 是非负的函数, $f(x)$ 是 x 的密度函数,主要刻画了收入过程中与其他主体相似的部分,而 $|x - y|$ 更多的描绘了主体之间收入的差距。Duclous 等(2004)将前者定义为集中性因素,将后者定义为分散性因素,他们指出,收入的极化过程主要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但是,该公式的适用范围较为有限。在 4 个公理的前提下,他们对此公式进行了变化。

$$P_\alpha(f) = \iint f(x)^{1+\alpha} f(y) |y - x| dy dx \quad (3)$$

其中, $\alpha \in [0.25, 1]$ 。事实上,研究的组别越细, α 的数值就会逐渐趋小。但是,组别细分的负面效应就是分散性指标的上升和集中性指标的下降。^④

连续形态的 DER 指数^⑤更多的是从理论角度进行的构建,而现实中经常遇到的是离散的数据。离散的 DER 指数表达形式为:

$$DER(\alpha) = \frac{\sum_{i=1}^n w_i f(y_i)^\alpha a(y_i)}{\sum_{i=1}^n w_i} \quad (4)$$

其中, w_i 代表组别, $f(y_i)^\alpha$ 为集中性指标, $a(y)$ 为分散性指标。

此外,由于极化指标的构建与基尼系数存在诸多差异,使得难以像基尼系数那样进行组别之间的分解,而只能就分析的因素之间进行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某些不可比性。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两指标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过程。

2. 分解方法

为了更加全面地研究转移支付对全国各县域的影响,需要将转移支付中可能存在的地域和收入效应进

①只有当极化过程中出现双峰,并且两主峰之间的距离逐渐疏远时,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两极分化。

②在此引入收入极化指标而非基尼系数等指标的原因在于,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对全国范围内县域间财力差距的真实情况以及演进过程中收入组别逐渐形成的过程进行测度和分析,并结合转移支付的情形进行政策前后的比较研究,而非一般意义上县域财力不平等的简单度量。

③这种分析方法应该被称为 Identification - Alienation(IA),也即一般的“认同-疏离性”指标。这里我们根据其定义而非字面本身的意思进行翻译。

④这主要是由研究的前提假设所决定的:一般认为,分散性指标在组内比组间的数值相对较小。细分研究组,事实上在样本不变的前提下,可能会导致两种指标的相对性发生变化。

⑤事实上, Iñaki(2008)构建了社会极化指标,对 DER 指数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他定义,社会极化过程主要是由于分析过程中组别内部和组别之间的极化指数构成的。此外,他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先验的定义了组间的极化指标大于组内的数值。我们在表 1 中已经看出,组内的差异是我们研究的客观条件,因此与 Iñaki(2008)的基本研究前提相冲突,使得在此无法运用此指标。但是,作为对 DER 指数的拓展,该项指标在分析社会冲突方面,还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

行分解,特别是转移支付造成的财力差异中,分类转移支付项目各自的解释力。这事实上也是研究转移支付来源对县域财力分化的分解。Shorrocks(1982)提供了一种收入来源视角下收入分解的方法,测算了各项收入对总收入差异的贡献度。本文拟采用此种方式,对造成转移支付中不平等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s_j = \text{cov}(Y_j, Y) / \sigma^2(Y) \quad (5)$$

其中, Y_j 和 Y 分别是第 j 项收入额和总收入, $\text{cov}(Y_j, Y)$ 为分享收入和总收入之间的协方差, $\sigma^2(Y)$ 为总收入的方差。 s_j 是每项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且 $\sum_j s_j = 1$ 。

此外,我们还将对分项目的转移支付的边际效应^①进行测算,这主要是遵循 Lerman 和 Yitzhaki (1985) 的分解方法,具体形式为:

$$\partial G / \partial e = S_k (G_k R_k - G) \quad (6)$$

其中, G 为全部样本的基尼系数, G_k 为第 k 项收入的基尼系数, e 为第 k 项收入中的变动率, S_k 为特定项目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R_k 为特定来源的收入与总收入的相关系数。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四、转移支付的总量效应

转移支付的总量效应主要是指转移支付前后极化指数的变动情况。这里将通过年份间和分地区条件下既定年份收入层级间极化指数的变动来进行测度和对比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极化指标在转移支付前后的变动,更多的是与基期极化指数相联系。如果转移支付前存在多主峰,并处于收入连续统上的不同位置,则转移支付若有效地改善了这种收入分布的形态,并在保持基尼系数不变或者降低的前提下使得极化指数下降,那么这种极化指数变动率也不一定很高。换言之,这里的极化指数变动,一方面需要关注其变动的方向,即转移支付后的极化指数是否大于转移支付前的极化指数。这代表着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是否存在收入分配锁定的局面。如果极化指数出现了下降,并且主峰发生了向中间移动的理想情形,则这种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县域财力的作用是积极的。

本文也对 2003 年 10 分位组上各组别内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的极化程度进行测算,以揭示年度组内的转移支付特征。由于县域财力同时具有组别和地域之间的双重特征,因此我们将按照先分组后分地域以及先分地域后分组两种分解思路分别展开分析。两种分组方式,能够较好地体现出两种关注重点下县域财力的改善程度。容易看出,两种分组方式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

另一方面,还需要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转移支付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这里极化指数的变动是量测指标的变动,与变动前后的数值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各地县域财力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转移支付可能对不同组别产生改善效应但是在整体上却恶化了全国范围内的财力分配,如图 1 中核密度所揭示的那样。

1993 - 2003 年,转移支付对全国各县收入水平的总体改善水平是较为显著的(见表 2)。西部地区的改善程度最为明显,中部地区的改善程度与东部地区较为接近。

但是根据 Wolfson 指数,我们发现了一种不同于 DER 指数的非对称结构性变化。就 1993 - 2003 年间的平均水平而言,中部地区在三大地域中的改善程度是最小的,低于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改善程度的 63.74% 和 26.27% (见表 2)。^②这意味着,在全国各县级单位转移支付的过程中,东部地区由于一般转移支付的原因,西部地区由于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的原因,收入的极化指数较高。但中部地区在上述两方面均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收入的极化过程较慢,出现了转移支付层面上县级单位收入的非对称演进。较低的极化指数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的影响程度有限。联系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可以判断中部地区各县域在转移支付前后财力的结构性改善程度较小。县级财力水平改善的有限,直接

^①这里转移支付差距的衡量指标是基尼系数。在国内相关的研究中,部分学者指出极化指数的变动与基尼系数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罗楚亮(2010)。此外,就形式而言,极化指数本身是基尼系数的数学构建。极化指数分析中难以进行分项转移支付对整体财力边际效应的分解,这里近似采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式来进行分析。表 6 和表 7 中边际效应的分解即应用了此种替代方式。

^②这是根据表 2 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Wolfson 指数平均值计算得出的。

影响到县级辖区内基本公共品提供的范围、数量以及质量。

表 2 1993 - 2003 年转移支付前后极化指数变动率

年份	DER 指数				Wolfson 指数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993	0.3213	-0.1645	0.2586	0.3405	0.5763	0.3192	0.6414	0.6491
1994	0.0982	0.1019	0.0380	0.1353	0.2060	0.2824	0.0516	0.3002
1995	0.0936	0.0798	0.0556	0.1311	0.2359	0.2616	0.0723	0.2983
1996	0.1578	0.1918	0.1718	0.1273	0.2684	0.2038	0.3379	0.2569
1997	0.0999	0.1364	0.0873	0.1228	0.2358	0.3326	0.1792	0.2309
1998	0.1048	0.1301	0.0814	0.1163	0.2376	0.3266	0.1713	0.1883
1999	0.2186	0.0578	0.0753	0.3154	0.3016	0.3519	0.2265	0.3236
2000	0.1778	0.1573	0.1270	0.1993	0.1647	-0.2990	-0.5639	0.1895
2001	0.2229	0.1859	0.1688	0.2438	0.4361	0.3585	0.3115	0.4424
2002	0.2255	0.1728	0.1758	0.2212	0.4146	0.2777	0.3629	0.4314
2003	0.2353	0.2008	0.1720	0.2506	0.4174	0.4077	0.2904	0.4955
平均	0.1778	0.1136	0.1283	0.2003	0.3177	0.2566	0.1892	0.3460

注: 这里的数据是变动率真实情况, 而非以百分比为单位。为了方便比较, 这里的变动情况均用正数显示, 表示转移支付后全国各县极化指数下降的水平, 负数代表上升的水平。其中 DER 指数中的 α 为 0.5, Wolfson 指数中也将最低 50% 收入组的收入占比作为分析对象, 详见公式(1)和公式(4)。

表 3 2003 年转移支付前后县级财政极化指数

	组别	总收入				不含转移支付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先分组后分地域	0.1	0.2088	-	0.1340	0.2136	0.2127	-	0.1845	0.2134
	0.2	0.1466	0.1218	0.1494	0.1504	0.1476	0.1521	0.1491	0.1447
	0.3	0.1433	0.1622	0.1553	0.1369	0.0935	0.0892	0.1038	0.0901
	0.4	0.1454	0.1781	0.1467	0.1380	0.0758	0.0789	0.0790	0.0732
	0.5	0.1402	0.1498	0.1406	0.1402	0.0751	0.0802	0.0776	0.0716
	0.6	0.1405	0.1786	0.1328	0.1305	0.0710	0.0643	0.0727	0.0710
	0.7	0.1336	0.1564	0.1276	0.1337	0.0768	0.0678	0.0799	0.0757
	0.8	0.1224	0.1441	0.1104	0.1355	0.0763	0.0760	0.0739	0.0780
	0.9	0.1276	0.1296	0.1172	0.1433	0.0884	0.0852	0.0926	0.0879
	1	0.1961	0.2100	0.1843	0.1267	0.2006	0.2182	0.1908	0.1187
先分地域后分组	0.1	0.2088	0.1028	0.1111	0.1313	0.2127	0.1577	0.2047	0.2110
	0.2	0.1466	0.0748	0.0731	0.1169	0.1476	0.1989	0.1550	0.2390
	0.3	0.1433	0.0604	0.0533	0.0746	0.0935	0.1400	0.1477	0.2144
	0.4	0.1454	0.0572	0.0519	0.0583	0.0758	0.1816	0.1448	0.2049
	0.5	0.1402	0.0491	0.0465	0.0561	0.0751	0.1547	0.1356	0.1939
	0.6	0.1405	0.0453	0.0524	0.0477	0.0710	0.1714	0.1298	0.1859
	0.7	0.1336	0.0621	0.0465	0.0613	0.0768	0.1634	0.1290	0.1749
	0.8	0.1224	0.0594	0.0567	0.0651	0.0763	0.1762	0.1407	0.1662
	0.9	0.1276	0.0643	0.0594	0.0672	0.0884	0.1966	0.1233	0.1871
	1	0.1961	0.1518	0.1492	0.1178	0.2006	0.1805	0.1898	0.1673

从表 3 可以看出, 在先分组后分地域的分解中, 最低 10% 收入组的县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就中部地区 10% 分位组上的样本而言, 转移支付有效地降低了极化指数, 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 这种缓解的地域范围和收入组别是相当有限的。最高 10% 收入组的转移支付效应出现了非对称的变化趋势: 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而西部地区出现了上升, 说明了西部地区收入组别在转移支付后县域财力的集中程度更高。

绝大多数的数据显示, 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组内的极化指数。这个结果与表 1 显示的分解结果基本一样, 即三大地域内部的差距是总差距的主要解释变量, $GE(0)$ 和 $A(1)$ 的解释力分别达到 83.61% 和 74.48% (见表 1)。

在先分地域后分组的分解中, 转移支付对全国范围内各分位组极化指数上升的作用同上一分组方式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 三大地域内转移支付均在各分位组上有效降低了极化指数。这种分析方式是将整体样本分成了三个小样本进行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全国样本的分析环境。然而, 这种相对缩小三大地域

组内财力差距的结果可以被认为是转移支付在地域内的积极效果。

此外,这里出现了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就整体而言,2003年全国三大地域内的收入极化指数出现了下降。就内部分组结构而言,10分位组的极化指数又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是由分组的原因造成的。具体而言,由于人为收入组的划分,使得各组别的集中指数和分散指数出现了组别间的特色,导致了组间收入极化指数的异质性。此外,分组后各收入组的分布形态也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在此情形下,极化指标的衡量将不再具有全局性,而仅具有组内的演进性和外生冲击下的扰动性。

这里,转移支付导致三大区域内县域财力各组组内极化指数上升,说明了转移支付对组内收入的提升具有负面意义,并且对收入的组间流动影响有限。换言之,全国范围内2003年的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的影响更多是总量性的,而非结构性的。

五、转移支付的结构特征

在总量视角的研究后,此部分采用结构性的研究视角,分析转移支付对县乡财力变动的结构性特征。此部分将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各项目的分类贡献率以及边际效应来测度。

(一) 分类贡献率

这里,我们将根据收入和地域进行分组,以尝试就2003年^①细分状况下导致各收入组别财力分化的主要因素进行探索,并尝试测度其边际效应。由于分组主排序项选择的差异可能导致事实中分析的区别:先按收入分组强调收入是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先按地域分组则强调样本间的细分。本文在这里尝试进行两种分组下的分解,并对比两种方式的优劣。下面,本文将分类别评估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差异的贡献程度(见表4、表5)及其影响的边际效应(见表6、表7)。

1. 收入中的地域特色

由表4可知,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以及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在全国整体范围内对县域财力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专项补助对县域财力分化的贡献度最大,这也与目前的普遍认识是相符合的。这种情形在三大地域各自内部均是如此,区别仅在于具体解释力的差异上。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对中部地区的财力分化程度基本上呈现了一种随收入组平均水平增加而加剧的趋势。这一点即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前的研究者所忽视。

转移支付造成中部地区县域财力差异因素较为集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专项补助以及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三项的解释力达到75.99%,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数据分别为75.34%和65.55%。这说明,西部地区影响财力分化的因素更加分散。所得税基数返还对东中部地区个别组差异的改善具有一定的帮助。虽然对西部地区的积极意义较小,但是也并未过度恶化目前的财力分布。原体制补助对西部地区70%以下收入组和90%收入组县域财力的改善具有负面影响。该项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县域财力差异的解释力排第4,而在全国范围内和东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低。

就10分位组内部的贡献度而言,专项补助对全国范围内20%~40%收入组和60%~80%收入组内解释力高于平均水平。也即,此项转移支付对全国范围内近6个收入分位组的县域财力具有较大的分化作用。就三大地域而言,东部地区50%以下收入组受到的影响高于50%以上收入组,呈现一种分化解释力随着收入的增加逐渐减少的趋势。中部地区10%~20%、40%、60%和80%的收入组中,此项转移支付造成的财力差异高于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各分位组的受影响程度与东部地区的状况正好相反:组别的收入水平越高,此项转移支付导致的财力差距分化越显著。

就全国范围而言,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补助对县级单位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其贡献程度为31.9747%。由于项目分散和标准的缺失等原因,大多数专项转移支付流向了富裕地区(江孝感等,1999)。这项因素在三大地域中的解释力也较高,其中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是最深的(见表4)。这一点与尹恒等(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此外税收返还造成县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就全国而言,该项收入的边际效应为-0.0473%。这意味着专项补助变动1%,总体不平等将下降0.0473%(见表6)。也即,在我们的分析中,专项补助的结构性调整能够在

^①由于存在地域、收入分组和分项三个前提,使得1993-2003年这种时间维度上要求的分类贡献率和边际效应计算量负担显得极为繁重,并且较难以进行有效的比较。也即,从可能性和必要性两个角度,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的测算,这里仅选取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由此带来的差距状况。此外 原体制补助的边际效应也为负数。

由表 4 可见 就一般性转移支付而言 其总体情况与专项补助的情形类似。该项收入对县域财力差异的总体贡献率为 20.08% 并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说明该项收入是转移性收入中造成东部地区县域财力差异的主要因素。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对三大地域整体的影响程度较为有限 均在 15%~19% 之间。原体制补助对西部地区的县域财力配置的差距较大 达 12.2432% (见表 4) 而对其他地域的影响较小。

表 4 2003 年全国 10 分位组各类转移支付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 I

地域	项目	整体	分位组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国	zz	16.4023	1.3149	-0.2627	4.9771	0.7223	8.4977	3.7959	3.5943	14.8277	16.9203	16.1922
	sd	7.5247	0.9569	0.4406	0.6761	-0.6166	-1.8992	-2.2214	-4.8016	-1.6712	11.9233	-2.6134
	tzbz	6.1936	19.3391	17.2571	16.3869	22.3368	16.3465	20.0323	15.5893	3.8258	4.6945	-3.1411
	zxbz	31.9747	29.5896	36.9210	45.0643	41.6687	28.6005	35.6251	51.3078	37.8936	29.8927	28.8408
	ybyz	20.0800	35.5764	35.1130	21.3797	22.3362	28.9566	24.8322	25.8201	26.8335	20.5460	45.0820
	sfgg	17.8247	13.2232	10.5310	11.5159	13.5526	19.4980	17.9359	8.4901	18.2906	16.0230	15.6395
	东部地区	zz	21.5118		9.0390	7.0925	5.1045	11.1770	10.9911	3.5651	21.1645	18.6121
sd		7.2084		-10.1824	3.3054	3.7776	-17.1021	-11.2902	-0.6382	-4.1026	25.1087	-6.4849
tzbz		2.3970		-0.7730	7.3714	2.7759	22.8954	38.2218	-2.9096	9.1113	-1.2266	-0.0660
zxbz		23.9397		54.1936	35.5167	38.6802	28.5292	17.3629	44.0403	38.4320	6.6024	23.5418
ybyz		29.8918		32.3167	32.2167	34.6686	40.2004	33.7339	43.8349	22.3691	34.8931	53.9595
sfgg		15.0513		15.4061	14.4973	14.9933	14.3001	10.9806	12.1075	13.0257	16.0103	18.5087
中部地区		zz	17.0892	4.3122	3.1976	1.5982	2.5370	10.0950	4.8880	4.2314	11.8966	20.2869
	sd	1.6660	5.9926	3.5869	-0.6390	-7.4119	-0.4732	-2.3918	-1.7286	0.6122	3.5632	-6.6150
	tzbz	3.3939	-2.4917	-4.7425	13.8639	9.9533	18.2866	9.0050	18.3275	11.9511	5.1564	-6.1132
	zxbz	39.7940	43.0775	43.3764	35.0677	53.0740	23.4337	56.0590	36.4749	74.6397	35.0962	32.5221
	ybyz	19.1092	54.6799	40.1866	31.7411	23.6480	27.2110	16.9135	30.8432	6.1777	19.9579	25.0389
	sfgg	18.9477	-5.5705	14.3949	18.3682	18.1997	21.4470	15.5263	11.8517	-5.2772	15.9393	10.5599
	西部地区	zz	10.5847	1.2253	-1.2919	5.5875	-0.8340	5.8192	0.7663	1.7797	7.4213	11.2068
sd		5.1829	0.6049	0.0904	1.3842	1.3789	1.1797	-2.8898	-6.9493	-4.1946	4.1031	3.3152
tzbz		12.2432	20.1737	24.1679	18.6794	30.5592	15.7368	20.3268	17.0712	-1.8441	9.7215	-6.4219
zxbz		37.8920	29.5345	33.2832	46.8709	38.3151	34.0024	33.4376	62.2514	36.1046	53.2889	72.9320
ybyz		17.0811	34.8034	34.1229	17.5145	18.3351	26.7276	27.7050	21.2760	32.5930	3.8267	6.7224
sfgg		17.0160	13.6581	9.6275	9.9634	12.2456	16.5343	20.6540	4.5710	29.9198	17.8530	16.0705

注: zz、sd、tzbz、zxbz、ybyz、sfgg 分别代表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上述单位为%。由于东部地区的县域没有处于最低 10% 收入组,因此该组缺乏数据。这里的分组方式是先按收入后按地域。

由于两种分析方式中存在主排序项选择的差异,使得转移支付对三大地域各分位组的影响不尽相同。在先收入分组后地域分组中,更强调的是全国范围内既定收入组别在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地域区别的前提下县域财力上的相似性导致的。由于转移支付是既定体制下的产物,其形成和存续具有特定的情境性。这里的分析更多的是就三大地域中全国县域财力分层中所具有的转移支付的差异贡献率。在这里,地理上的差异从属于财力上的差异。这种分析的前提是侧重财力的实际情况,能在考虑地域因素的同时,就全国整体样本的情况进行分析,具有全局性。但是,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使得样本间内在的联系被破坏了。换言之,可能出现地域内收入较高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被划入较低收入组的情况,或者相反。这样仍旧导致了对既定收入组别影响的估计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偏离。因此,我们还需要对三大地域内部各县域财力受转移支付的影响进行分析,以综合评估这种可能存在的影响。

2. 地域中的收入特征

由表 5 可见,原体制补助对全国范围内县域财力差异的解释力较为有限,仅为 6.1936%。分化主要集中于 70% 以下的收入组,贡献度在 15% 以上。分地域而言,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主要集中于 40% 以下收入组,此部分的解释力均在 25% 以上。此外,对 90% 收入组的改善作用显著,但其余收入组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该项转移支付对中部地区 40% 收入组、80%~90% 收入组县域财力配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其余收入组的影响则是扩大了财力差异。就西部各层级收入组的县域财力而言,受此项转移支付的影响均较大,其中 50%~90% 收入组的影响程度最大。

表 5

2003 年全国 10 分位组各类转移支付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 II

地域	项目	整体	分位组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国	zz	16.4023	1.3149	-0.2627	4.9771	0.7223	8.4977	3.7959	3.5943	14.8277	16.9203	16.1922
	sd	7.5247	0.9569	0.4406	0.6761	-0.6166	-1.8992	-2.2214	-4.8016	-1.6712	11.9233	-2.6134
	tzbz	6.1936	19.3391	17.2571	16.3869	22.3368	16.3465	20.0323	15.5893	3.8258	4.6945	-3.1411
	zxbz	31.9747	29.5896	36.9210	45.0643	41.6687	28.6005	35.6251	51.3078	37.8936	29.8927	28.8408
	ybyz	20.0800	35.5764	35.1130	21.3797	22.3362	28.9566	24.8322	25.8201	26.8335	20.5460	45.0820
	sfgg	17.8247	13.2232	10.5310	11.5159	13.5526	19.4980	17.9359	8.4901	18.2906	16.0230	15.6395
东部地区	zz	21.5118	3.5595	12.7974	11.0584	-4.8846	-4.1679	15.8827	37.2470	16.2421	-39.5125	-56.4783
	sd	7.2084	1.5509	-11.2813	-8.4871	-6.8290	-7.6070	-9.0326	32.1000	11.5031	-17.4597	26.2464
	tzbz	2.3970	25.7976	48.0645	64.8677	36.1514	2.5615	12.7727	-9.1316	0.4361	-53.7317	10.0470
	zxbz	23.9397	15.7202	3.7989	-14.3268	28.2481	28.2410	-3.6402	-14.2075	18.3802	128.1622	65.0402
	ybyz	29.8918	36.7459	21.6943	33.9998	41.3102	62.3797	54.8063	24.3327	39.0990	108.5268	26.3979
	sfgg	15.0513	16.6259	24.9261	12.8881	6.0039	18.5927	29.2111	29.6594	14.3396	-25.9851	28.7468
中部地区	zz	17.0892	2.9734	1.4228	-7.4121	42.0337	6.3996	-3.0321	5.0031	14.2724	-12.3016	34.8954
	sd	1.6660	2.9682	4.9338	3.2628	8.0938	-3.9939	-6.3763	0.8200	3.1405	2.4303	-6.5991
	tzbz	3.3939	14.9002	3.6605	34.5700	-10.5042	14.3647	14.9841	16.8154	-1.0264	-18.6816	-3.4095
	zxbz	39.7940	43.4718	45.1675	46.9299	11.0040	31.7278	50.8115	18.0516	113.4059	61.1592	37.8496
	ybyz	19.1092	27.4382	41.5580	22.4010	44.2132	39.1334	29.3826	42.4851	-10.4244	69.0858	27.2317
	sfgg	18.9477	8.2482	3.2574	0.2484	5.1595	12.3684	14.2301	16.8249	-19.3680	-1.6920	10.0318
西部地区	zz	10.5847	4.0792	3.5595	3.4635	1.9712	-5.3726	-11.7357	-7.4155	-1.2911	-6.9399	2.9966
	sd	5.1829	1.3818	1.5509	1.2685	-0.2193	-2.0473	-7.3345	-5.8834	-3.2825	-12.7878	-0.3404
	tzbz	12.2432	10.2600	25.7976	15.3759	9.0637	31.0645	33.0536	29.8664	36.0904	28.8047	17.5080
	zxbz	37.8920	47.6527	15.7202	21.6003	19.4595	14.5905	23.3349	48.0277	62.1396	43.7747	48.8897
	ybyz	17.0811	25.6261	36.7459	42.6068	47.8541	44.4617	44.1580	28.3304	5.7787	37.8641	13.1004
	sfgg	17.0160	11.0002	16.6259	15.6850	21.8707	17.3033	18.5237	7.0744	0.5649	9.2842	17.8456

注:zz、sd、tzbz、zxbz、ybyz、sfgg 分别代表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上述单位为%。这里的分组方式是先按地域后按收入。

专项补助是造成全国范围内县域财力再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达 31.9747%。此种类型转移支付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均较大,是各收入组中财力分化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峰值达到 51.3078%。专项补助对东部地区部分收入组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对应的分位组。其中 90% 收入组中财力差异的解释因素中,此项的解释力达到 128.1622%。这与转移支付缩小县域财力差异的政策初衷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但 30%、60% 和 70% 收入组的数据显示,该收入层级县域财力的公平性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除却 40% 收入组以外,中部地区其余各等级收入组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西部地区中,10%、70%~100% 收入组在此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下财力差距逐渐扩大,解释力在 45% 以上。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对全国各县域财力分化的贡献度仅次于专项补助,为 20.08%。东部地区各分位组县域受此因素的影响较大,均在 21% 以上。40%~60% 收入组及 90% 收入组中,该项转移支付的解释力较高,特别是 90% 收入组。东部地区各收入组受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导致的财力配置差异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 20%~70% 收入组中,此项转移支付对差异的解释力达到近 30% 以上。

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与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对全国整体县域差异的贡献度为 33.227%,属于影响程度较为有限的两类转移支付形式。两者在三大地域中的相对解释力是:东部地区中前者高于后者,西部地区是后者高于前者,中部地区两者的解释力基本相当。

所得税基数返还对县域财力分化的解释力是最低的。三大地域中,东部地区 20%~60% 以及 90% 收入组、中部地区 50%~60% 和 100% 收入组、西部地区 40%~100% 收入组因此项转移支付而获得了财力配置一定程度上的改善。这里,随着地域上的由东至西,受正面影响的收入组别也逐渐上移。

先按地域后按收入分组的分析方式相当于首先将总样本划分为三个子样本,在各自的样本中就转移支付对各收入组的差异贡献度进行分析。这样能够较好地既在既定地域范围内,将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隐含的考虑在内,总体评估各县域财力差异中分类转移支付的解释力。相对全国总体而言,区域内收入组的分层具有更大的差异性,组间受影响的方向和程度问题能够更好地予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分项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分化贡献度的判断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相对先按收入后按地域分组的研究,此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部

性。由于样本被人为的按照地域划分,这里分析的结论仅具有区域内的解释力,而不再具有全国范围内的解释力。在此意义上,部分项目的共享度也存在高估的可能性。

(二) 分类边际效应^①

在计算分项目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配置分化的贡献度之后,此部分将着重于测度分项目转移支付对县域间财力差异的边际效应,以揭示转移支付收入对各收入层级县域财力变动所可能产生的结构性变动。

图2和图3分别报告了2002年和2003年^②10分位收入组相对扶贫曲线的一阶变动水平,正数代表对分组县域收入的改善有所帮助,负数则代表对整体收入的分布具有负面意义。从两图可以清楚地看出,2002年和2003年,收入70%分位数以下的县在接受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在整体上改善了全国各县的整体收入状况。70%收入组以上的县接受转移支付后,导致整体收入分布状况的恶化。此外,对财政收入最为困难的县,转移支付的边际效应是相当显著的,达到14%以上。但是,20%分位组之后群体的改善水平显著下降至4%以下。这种情形也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对20%以下分位组的收入改善状况是相当明显的。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转移支付更多的涉及到垂直转移支付,而较少包含水平转移支付^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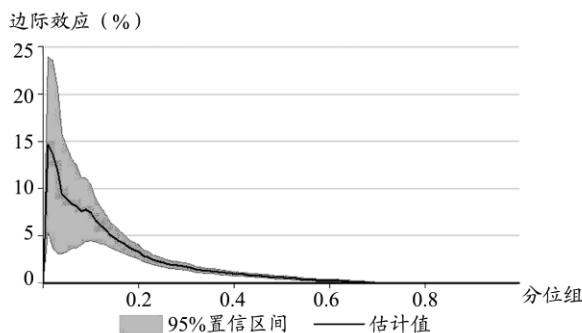


图2 2002年转移支付边际效应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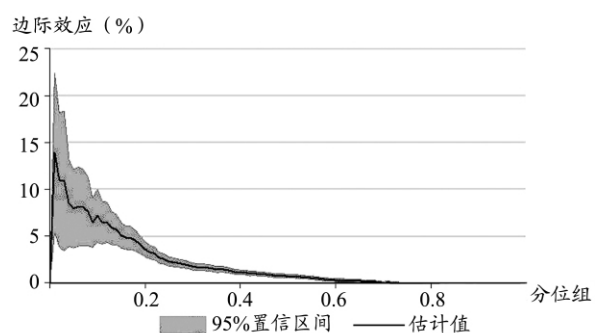


图3 2003年转移支付边际效应曲线

图2和图3与表3的主要区别在于:图2和图3主要刻画了整体样本内特定分位组的受益程度,而表3主要是描述既定地域范围和既定组内的收入在转移支付前后的变化。前者是就整体范围内较为贫穷的县获得收入额的绝对提升过程而言的,后者则是就局部范围内特定收入组差别扩大意义而言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边际效应中收入组别和地域的特征,此部分将遵循上部分的分析思路,也按两种方式分别对转移支付的边际效应进行测算(见表6、表7)。

表6 2003年全国10分位组各类转移支付边际效应 I

地域	项目	整体	分位组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国	zz	0.0175	-0.0064	-0.0336	-0.0184	-0.0396	-0.0299	-0.0386	-0.0439	-0.0211	-0.0174	-0.0260
	sd	0.0054	-0.0027	-0.0178	-0.0140	-0.0356	-0.0521	-0.0483	-0.0673	-0.0560	-0.0294	-0.0638
	tbz	-0.0477	-0.0633	0.0335	-0.0522	0.0217	0.0212	-0.0039	0.0027	-0.0252	-0.0072	-0.0323
	zxbz	-0.0473	-0.0627	-0.0074	0.0029	0.0331	-0.0081	0.0479	0.0963	0.0535	0.0659	0.0499
	ybyz	-0.0441	0.0001	0.0242	-0.0643	-0.0304	0.0377	0.0292	0.0454	0.0353	0.0055	0.0953
	sfgg	0.0022	0.0131	-0.0193	-0.0365	-0.0038	0.0178	0.0138	-0.0210	-0.0123	0.0123	-0.0050
东部地区	zz	0.0149		-0.0474	-0.0381	-0.0418	-0.0459	0.0032	-0.0117	-0.0233	0.0177	-0.0097
	sd	-0.0191		-0.0718	-0.0118	-0.0254	-0.1828	-0.0220	-0.0834	-0.0442	0.0367	-0.0836
	tbz	-0.0414		-0.0878	-0.2484	-0.0447	0.0299	-0.1063	-0.0960	-0.0270	-0.0040	-0.0164
	zxbz	-0.0310		0.1574	0.0522	0.0591	0.0979	0.0241	0.0202	-0.0345	-0.0282	0.0223
	ybyz	-0.0053		0.0884	0.0330	0.0700	0.1178	0.0017	-0.0289	0.0246	0.1443	0.1944
	sfgg	-0.0226		0.0247	-0.0374	0.0150	0.0062	-0.0595	-0.0843	-0.0416	0.0219	0.0221

①这里的边际效应主要是根据公式(6)测算的。

②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2002年我国实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同时也建立了所得税基数返还制度。在此情形下,用于一般转移支付的数量较前几年会有一定的增加。联系2002年和2003年的边际变动效应,我们能够更好地证明结果的稳健性。

③垂直转移支付,也即纵向的转移支付,主要涉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性资金拨付,以保障基层政府职能的实现。水平转移支付,也即横向转移支付,主要是指同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用于平衡政府间的财力差异。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更多的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

续表 6

2003 年全国 10 分位组各类转移支付边际效应 I

地域	项目	整体	分位组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部地区	zz	0.0038	0.0139	-0.0160	-0.0435	-0.0428	-0.0319	0.0049	-0.0491	0.0090	0.0701	0.1154
	sd	-0.0165	0.0183	-0.0038	-0.0491	-0.0777	-0.0256	-0.0386	-0.0285	-0.0163	-0.0006	-0.0041
	tbz	-0.0339	-0.2002	-0.1174	-0.0461	0.0039	0.0419	0.0127	0.0582	0.0227	-0.0221	-0.0043
	zxbz	-0.0570	0.0628	0.0060	-0.1139	0.0178	-0.0665	0.0988	0.0028	0.1795	0.0729	-0.0229
	ybyz	-0.0435	0.1764	0.0628	0.0107	0.0166	0.0071	-0.0062	0.0601	-0.0233	0.0751	0.0460
	sfgg	-0.0045	-0.0702	-0.0099	0.0069	0.0245	0.0019	-0.0104	-0.0268	-0.0861	0.0006	-0.0998
西部地区	zz	0.0146	-0.0065	-0.0314	-0.0047	-0.0394	-0.0224	-0.0654	-0.0377	-0.0323	-0.0372	-0.0594
	sd	0.0098	-0.0032	-0.0079	-0.0012	-0.0130	-0.0242	-0.0409	-0.0899	-0.0875	-0.0364	-0.0310
	tbz	-0.0418	-0.0627	0.0536	0.0029	0.0629	0.0203	0.0802	0.0533	-0.0412	-0.0159	-0.0667
	zxbz	-0.0369	-0.0642	-0.0151	0.0257	0.0371	0.0233	0.0632	0.2405	0.1159	0.0674	0.1222
	ybyz	-0.0558	-0.0041	0.0062	-0.1107	-0.0871	0.0501	0.0560	0.0585	0.0966	-0.0201	0.0118
	sfgg	0.0057	0.0137	-0.0190	-0.0565	-0.0270	0.0143	0.0374	-0.0238	0.0428	0.0064	-0.0132

注: zz、sd、tbz、zxbz、ybyz、sfgg 分别代表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这里的转移支付差距的衡量指标是基尼系数。上述单位为%。由于全国范围内县域收入最低 10% 组全部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没有数据。这里的分组方式是先按收入后按地域。

表 7

2003 年全国 10 分位组各类转移支付边际效应 II

地域	项目	整体	分位组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国	zz	0.0175	-0.0064	-0.0336	-0.0184	-0.0396	-0.0299	-0.0386	-0.0439	-0.0211	-0.0174	-0.0260
	sd	0.0054	-0.0027	-0.0178	-0.0140	-0.0356	-0.0521	-0.0483	-0.0673	-0.0560	-0.0294	-0.0638
	tbz	-0.0477	-0.0633	0.0335	-0.0522	0.0217	0.0212	-0.0039	0.0027	-0.0252	-0.0072	-0.0323
	zxbz	-0.0473	-0.0627	-0.0074	0.0029	0.0331	-0.0081	0.0479	0.0963	0.0535	0.0659	0.0499
	ybyz	-0.0441	0.0001	0.0242	-0.0643	-0.0304	0.0377	0.0292	0.0454	0.0353	0.0055	0.0953
	sfgg	0.0022	0.0131	-0.0193	-0.0365	-0.0038	0.0178	0.0138	-0.0210	-0.0123	0.0123	-0.0050
东部地区	zz	0.0149	0.0013	0.1113	0.0031	0.1085	0.1600	0.3663	0.1573	-0.1106	0.0346	-0.8993
	sd	-0.0191	0.0267	0.0306	0.0000	-0.5121	-0.3767	0.0748	-0.0750	0.1118	0.0459	0.3542
	tbz	-0.0414	-0.245	0.3286	-0.0534	0.5269	0.1941	0.1979	-0.0769	-0.0819	-0.3121	0.1412
	zxbz	-0.0310	0.1093	-0.3261	-0.0782	0.0869	-0.0063	-0.4995	-0.0678	0.1332	0.6493	0.8547
	ybyz	-0.0053	-0.0475	-0.0597	-0.2540	-0.2749	0.7392	-0.1881	-0.2189	0.4058	-0.1096	0.2426
	sfgg	-0.0226	0.002	0.2058	-0.1386	-0.1922	0.2710	0.1742	0.0294	-0.2819	-0.5895	0.3542
中部地区	zz	0.0038	0.0416	0.0388	0.0963	1.1059	0.3579	0.0334	0.4232	-0.0423	0.3275	0.0631
	sd	-0.0165	0.0539	0.1285	-0.0382	0.0534	0.0030	0.1927	-0.0001	0.0297	0.1047	-0.0271
	tbz	-0.0339	-0.0946	-0.1747	-0.0093	-0.1263	-0.5795	-0.3959	-0.1032	0.3265	-0.1912	-0.0091
	zxbz	-0.0570	-0.0665	-0.0414	-0.0453	-0.2140	-0.1864	-0.6477	-0.1186	0.3521	-0.5191	-0.0431
	ybyz	-0.0435	-0.1635	-0.0081	-0.4846	-0.8407	-0.2965	-0.3590	0.0639	-0.1390	-1.2765	0.0507
	sfgg	-0.0045	-0.0327	-0.1471	-0.1446	-0.3974	0.1009	-0.4193	0.1724	-0.2368	0.1261	-0.1146
西部地区	zz	0.0146	0.0369	-0.0242	0.0621	0.0109	-0.0487	-0.1228	0.1123	-0.1167	-0.0004	-0.0082
	sd	0.0098	0.0063	-0.0039	0.0212	-0.0510	0.0465	0.0459	0.0575	0.0996	-0.1358	-0.0058
	tbz	-0.0418	-0.0809	0.0125	-0.2137	-0.2463	-0.1562	0.2443	-0.0544	-0.1051	-0.1625	-0.0465
	zxbz	-0.0369	0.0791	-0.0993	0.0592	0.6184	0.2337	0.1871	0.2902	-0.4131	0.1706	-0.0236
	ybyz	-0.0558	-0.0349	0.0634	-0.1128	-0.6668	-0.3054	-0.0310	-0.2093	0.0017	0.0192	-0.1291
	sfgg	0.0057	0.0675	0.0225	-0.0473	-0.2285	-0.2288	0.0561	-0.0906	0.0393	0.1920	-0.0041

注: zz、sd、tbz、zxbz、ybyz、sfgg 分别代表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这里的转移支付差距的衡量指标是基尼系数。上述单位为%。这里的分组方式是先按地域后按收入。

1. 收入中的地域特色

由表 6 可知,就三大地域整体而言,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以及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县域财政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他各种转移支付均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种差距。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在三大地域内的各收入层级内对财力分化具有改善作用,但是主

导性的影响仍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①这主要是由各等份分位组边际改善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的。在全国10等分组各类转移支付的分项分解中,随着收入等级的逐渐提升,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对收入改善的边际效应也逐渐增加。也即,高收入组改善程度比低收入组更加明显。这实际上是高低收入组之间的非对称收益。这种机制一方面促进了县域财力整体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分位组的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导致了县域财力的分化。结合图1中2003年度核密度曲线两主峰较1993年和1997年两主峰逐渐远离的趋势,这种判断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在全国范围内,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原体制补助对特定收入组的县域财力差距具有缩小的作用,但是对各收入组的影响方向却不尽相同。这种情形在三大地域内部体现得更为明显。有趣的是,专项补助对东部地区80%~90%收入组、中部地区30%和50%收入组以及西部地区10%~20%收入组的县域财力具有改善作用。换言之,虽然对组内大部财力分化具有正面的贡献,但是专项补助对三大地域内不同收入层级的财力配置还是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随着东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区别,低收入组的受益程度逐渐提升。在此意义上,该项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县域财力的配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仍扩大了更多收入组的差距,因此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事实上,专项补助对三大地域内县域财力的负边际效益,更多的是由结构意义上特定收入组所具有的主导性影响决定的。也即,此项转移支付的整体效益中,更多的体现了结构性的非对称影响。对特定的收入结构,该转移支付确实具有缩小县域财力配置差异的作用。

此外,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对东部地区县域财力的配置也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县域经济间发展的差异性造成的,其边际效应为0.0149%。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别较为有限,边际效应为0.0146%。但是中部地区的数值明显偏低,仅为0.0038%。该项收入对全国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就其边际效应而言,该项收入则是造成全国范围内县域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对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具有一定贡献。其边际效应在全国以及各地域内均是负数,说明了此种类型转移支付对县域财政状况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三大地域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小,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事实上,对三大区域内影响也更多的是由于收入组内结构性影响决定的。换言之,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的收入改善状况较为显著。

给定年份各税种转移支付对县乡财力的边际效应值得关注,同时既定年份各分位组上县域财力的收入状况同样值得关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转移支付对各层级县域财力的改善的方向及状况。我们认为,各县域总量财力一阶变动率的变化情况能够较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2. 地域中的收入特征

由于先按地域后按收入进行分组,这里的边际效应要比表6中的数值绝对数更大一些(见表7)。也即,无论是对组内财力差距具有扩大或者缩小作用,这里都更加显著。这主要是由各自区域内县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导致的。

就全国范围而言,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对组内财力的缩小作用较为有限,这再次证明了上述两项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的分化作用。就地域而言,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对三大地域内各分位组县域财力的改善具有较为正面的意义,其中中西部地区的边际效应更加明显。体制补助对三大地域的影响具有结构性差异:东部地区倾向于扩大部分收入组的差异,而中西部地区则基本有助于改善组内的财力配置。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对各收入层级上县域财力配置的边际效应存在结构性的分化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大部分收入组主要呈现一种使得差距扩大的边际效应。除却少数收入组以外,西部地区的边际效应能够有效地缩小组内的收入差异。

综上所述,无论是分类贡献率还是分类边际效应,两种分组方式中各组内部财力差异的解释力和边际效应均存在一定的特色,其中地域中的收入特征较收入中的地域特征更为显著。因此,在设计和评估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需同时考虑这两种分组的效应,并侧重于前者的考量。由于转移支付的项目较为有限,其边际效应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域和收入组效应,因此应该考虑转移支付对地域内收入组的边际效应,逐步进行总量拨付中的结构性优化。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1993-2003年全国范围内县域财力的数据,在极化指数的分析框架下,结合转移支付对县域

^①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问题的关注与提醒!

财力的影响,测算了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改善的方向和程度。

1993-2003年,极化指数的总体水平趋于下降。此阶段中,转移支付对全国各县收入水平的总体改善水平较为显著。东部地区由于税收返还原因,西部地区由于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的原因,收入的极化分布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在此过程中,中部地区的县域财力出现了“塌陷”:总量上较东部地区各县域财力相去较远,增量上也难以与西部地区各县域相比。

就转移支付的类型而言,两种分组方式的结论基本一致: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以及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在全国整体范围内对县域财力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专项补助对县域财力分化的贡献度最大,达到31.9747%,在三大地域内的峰值为51.3078%。由于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性措施,此种类型的转移支付又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或缺的。

就转移支付对县域内部收入各层级之间的影响而言,2002年和2003年收入70%分位数以下的县在接受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整体上改善了全国各县的整体收入状况。这样一种转移支付的结果,在总体上有利于较为贫困的县域财力得到必要的改善。就10分位组上各层级县域的转移支付影响而言,在全国范围内,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原体制补助对特定收入组的县域财力差距具有缩小的作用,但是对各收入组的影响方向却不尽相同,影响程度也较为有限。就收入中的地域特征而言,专项补助对东部地区80%~90%收入组、中部地区30%和50%收入组以及西部地区10%~20%收入组的县域财力改善具有边际改善的趋势。随着东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区别,受益的收入组也逐渐下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全国范围内2003年的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影响。

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改善的过程中,应该充分注重各类型转移支付在地域、分位组以及时间上所可能具有的差异,在总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性的调整,真正促进县域财力的均衡发展,从而保障农村基本公共品提供的均等化。此外,如果能够进一步就水平转移支付推动基层政府间的深化合作,那么对较弱县域的改善将具有更加显著的意义,也将有效缓解县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压力。

参考文献:

1. 安体富 2007 《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现状、问题、改革建议》,《财政研究》第1期。
2. 陈锡文 2002,《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3. 范子英、张军 2010a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第3期。
4. 范子英、张军 2010b 《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世界经济》第11期。
5. 范子英 2011 《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效果及遗留问题》,《南方经济》第6期。
6. 贾俊雪、郭庆旺、高立 2010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财贸经济》第11期。
7. 江孝感、魏峰、蒋尚华 1999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适度规模控制》,《管理世界》第3期。
8. 江新昶 2007 《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财贸经济》第6期。
9. 李永友、沈玉平 2009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
10. 乔宝云、范剑勇、彭骧鸣 2006 《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管理世界》第3期。
11. 王广庆、王有强 2010 《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变迁:制度与分配》,《经济学家》第12期。
12. 尹恒、康琳琳、王丽娟 2007a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管理世界》第1期。
13. 尹恒、王丽娟、康琳琳 2007b 《中国县级政府间财力差距:1993-2003年》,《统计研究》第11期。
14. 尹恒、朱虹 2009 《中国县级地区财力缺口与转移支付的均等性》,《管理世界》第4期。
15. 尹恒、朱虹 2011 《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6. 张恒龙、陈宪 2007 《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与财政均等的影响》,《经济科学》第1期。
17. 周飞舟 2006 《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18. Duclos J. Y., J. Esteban, and D. Ray. 2004. "Polarization: Concepts, Measurement, Estimation." *Econometrica*, 72(6): 1737-1772.
19. Esteban J. and D. Ray. 1994.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arization." *Econometrica* 62: 819-851.
20. Esteban J. and D. Ray. 2007. "A Comparison of Polarization Measures." UFAE and IAE Working Papers, No. 700.07.
21. Iñaki P. 2008.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Polarization in a Multi-group Context." UFAE and IAE Working Papers, No. 736.08.
22. Foster J. and M. Wolfson. 2010. "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Canada and the U. 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8): 247-273.
23. Kai, Y. T. 2005. "Local Tax System,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 173-196.
24. Kanbur R. and X. B. Zhang. 1999.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 to 199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27) : 686 – 701.

25. Lerman R. I. and S. Yitzhaki. 1985.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by Income Source: A New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67) : 151 – 156.
26. Shorrocks A. F. 1982.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Econometrica* 1(50) : 193 – 212.
27. Shorrocks A. F. 1980. “The Class of Additively Decomposable Inequali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3(48) : 613 – 625.

Transfer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iscal Revenues in the Counties

Zhao Ying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iscal revenues in the counties from two perspectiv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arization index ranging from 1993 to 2003. Dissimilar tendencies are found to exist in the three main areas while the situation of polarization seems to ameliorate as a whole. Special subsidies ,general transfer grants ,subsidies and transfer payments to tax reform , consumption tax and VAT refunds have substantial effects on the divergence of fiscal revenues in the counties when analyzed by types. Among them ,special subsidies contribute most. The quantiles below the 7th are better off according to the marginal effects ,while the quantiles below the 2nd benefit most. Structural effects should be paid enough empha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yments in horizontal are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ameliorate the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of fiscal revenues in the counties.

Key Words: Transfer; Fiscal Revenues in the Counties; Polarization; Quantile; Marginal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H3 ,E62 ,P34

(责任编辑: 彭爽)

(上接第 60 页)

14. Decreuse B. ,and P. Maarek. 2011. “Can the HOS Model Explain Changes in Labor Shares? A Tale of Trade and Wage Rigidities. ”Working Paper ,GREQAM ,University of Aix – Marseilles II .
15. Davis D. B. 1998. “Does European Unemployment Prop up American Wages? National Labor Markets and Global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3) : 478 – 494.
16. Kaldor N.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ed. F. A. Lutz and D. C. Hague ,177 – 222.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7.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 1 – 28.
18. Lawrence R. Z. 2008. *Blue – collar Blues: Is Trade to Blame for Rising US Income Inequality?*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 Meschia E. and M. Vivarelli. 2009. “Trad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7(2) : 287 – 302.
20. Piketty T. ,G. Postel – Vinay ,and R. Jean – Laurent. 2006. “Wealth Concentration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Paris and France , 1807 – 1994.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1) : 236 – 256.
21. Rodriguez F. and A. Jayadev. 2010. “The Declining Labor Share of Income.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s(No. HDRP – 2010 – 36)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HDRO)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
22. Snower D. J. ,A. J. G. Brown and C. Merkl. 2009.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Review of Hans – Werner Sinn’ s Can Germany Be Save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1) : 136 – 158.

Impac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Factor Income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Shen Yujie¹ ,Sun Jianping¹ and Xie Yanhao²

(1: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scale on income factor share. Grounded on the theories of firm decision equilibrium ,this study uses inter –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0 to test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scale (i. e. proportion of non – tax revenue to GDP as the proxy variable) on the ratio of residents’ competitive factor incomes. The results of our empirical research indicate that: (1) as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scale increases ,the ratio of residents’ competitive factor incomes to regulation monopoly rents decreases; (2) the human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labor earnings; (3) the growth of the percentag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GDP contributes to the residents’ competitive factor incomes ,by increasing the supply elasticity of residents’ competitive factor.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key point to reduce the income gap is not to merely establish an effective minimum wage system ,but to relax the regulation on both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Key Words: Factor Share; Competitive Supply; Trading Opportunity;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C33 ,D33 ,D52

(责任编辑: 彭爽)